

后朝核阶段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走向

石源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关键词〕 后朝核阶段、东北亚、安全合作

〔提 要〕 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以明确的语言宣布已经成为“有核国家”，引起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重要变化。这标志着朝核问题进入了“后朝核阶段”。朝核问题存在着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拥核现实化、朝核问题长期化三种可能前景，对六方会谈和东北亚安全合作产生深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 D815(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08)6 期 0052—06

〔完稿日期〕 2008 年 10 月 15 日

一、后朝核阶段朝核问题的可能前景

2006 年 10 月，朝鲜核试爆使东北亚安全局势备受冲击，该地区的地缘安全遭遇重大挑战，地区合作也面临新的路径选择。

朝鲜核试爆曾经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联合国为此通过第 1718 号决议，强烈谴责朝鲜“悍然”发动的核行动，并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此后美国适时调整对朝政策，由强硬转趋温和务实，将其谈判目标由朝鲜弃核调整为首先防止朝鲜的核扩散，力争说服朝鲜弃核，将谈判方式由不与朝鲜直接对话转变为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而以六方会谈作为双边谈判的再保证机制。朝鲜推行灵活机动的应对方策，一方面继续推行强硬政策，抬高

自身要价，并迫使美国屈服，另一方面，呼吁美国改善重建六方会谈的基础，表示愿意重返六方会谈。中国坚持协商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大力进行外交斡旋。其他有关各方也做出了相应努力。因此，在朝鲜核试爆后，最大的一次朝核危机得以缓解。六方会谈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柳暗花明”，于 2007 年 2 月 13 日和 10 月 3 日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两个重要文件，推动朝鲜实行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和朝鲜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正确的申报。虽然这两项行动并未按时完成，美朝间纷争不断，但朝鲜的“弃核”和各国对朝“补偿”都仍在进行之中。

从新的事态发展看，“后朝核阶段”朝核问题的走向存在着三种可能前景。

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前

景。不久前,六方会谈已达成共识,朝鲜承诺部分核设施“去功能化”和全面申报核计划,并正在付之实施,炸毁了宁边核设施,向美国提交了有关申报材料,开始了朝鲜“弃核”第二阶段的运作。美国根据六方会谈达成的“行动对行动”原则,启动了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删除和终止对其适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2008年7月中旬,六方会谈举行新一轮团长会议,就验证朝鲜核设施达成一致,约定10月宁边核设施完成去功能化,五国对朝鲜援助同时完成。如果事情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朝鲜能够真正放弃既有核计划,美国及其他相关国家也能切实履行提供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的承诺,朝核问题就能得到最终解决,半岛无核化的局面逐步实现。东北亚国际局势将会得到重组,地区合作也会出现令人乐观的新局面。

然而,从实际操作来讲,这一前景目前还只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终极目标和努力方向,并非即时可以实现的目标。目前第二阶段的“弃核”仅涉及解决朝核问题的浅层问题,去功能化对象未涉及宁边核反应堆以外的核设施,对朝核查范围未包括丰溪里核试验场,朝鲜承诺申报的核计划未包括已经拥有的核武器。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解决朝核问题进程出现了新的反复和困难。先是美国以朝鲜未与其就朝方核活动申报书的验证方法达成一致而搁置将朝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的程序,即不履行有关协议规定的美国最早于8月11日将朝从支恐名单上除名的条款。朝鲜即以此为由,指责美违反协议事项和“行动对行动”原则,于8月14日停止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作业,并于8月26日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称它将“考虑采取按原状恢复宁边核设施的措施。”9月19日,朝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因美国未将其从“反恐”名单上除名,朝采取“反制措施”,已启动了将宁边核设施“恢复到原来状态”的工作。^[1]美国随即指责朝鲜的行动违反了它在六方会谈中所做的承诺,是一种“倒退”。这使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重陷僵局,引起有关各方的严重关切。尽管朝美双方都留有余地,事态尚不致失控,且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在10月初访问朝鲜,双方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

议后,事态出现转机:美国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朝鲜则重启核设施去功能化。但朝鲜问题的反复过程说明在朝鲜“拥核”后,要价大大提高,真正“弃核”难度加大。在后朝核阶段,朝鲜“弃核”和实现半岛无核化涉及核心层次的问题,解决的道路将是十分曲折和艰难的。

朝鲜拥核现实化——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相比较,这是一个各方无赢而皆输的前景。美国先反对后默许印度、巴基斯坦“拥核”并与印度进行民用核项目合作的举动,向朝鲜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不断发出即使朝鲜“拥核”,美国也可与其建交的声音,更是给朝鲜留下期待与希望。^[2]朝鲜虽然同意实施部分核设施“去功能化”和全面申报核计划,但不愿按国际标准对其申报进行验证,更未明确承诺放弃核开发和放弃已经拥有的核武器,而是要求美国对朝鲜采取“印度模式”解决核问题。朝鲜的新战略目标是部分废弃核开发装置,承诺核不扩散,但保持已有的对美、日、韩的核威慑力量,争取以“有核国家”身份实现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朝鲜的安全困境并未解除,驻韩美军、美韩同盟、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等三大问题的存在,以及有可能推进的美韩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使朝鲜与美韩的安全关系处于严重不对称状态。朝鲜在自身安全要求未能获取可靠保证之前,“拥核”是其自认为最可行的自我保护手段。^[3]

现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朝鲜面临的军事威胁和自身安全考虑、美国核道德的欠缺和双重标准的做法,以及美国对朝新政策的底牌模糊不清,使朝鲜拥核“正当化”与现实化可能性大增。朝鲜在其安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和朝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不会完全弃核。一旦出现美国支持或默许朝鲜部分“拥核”,即只是对朝鲜核武器实行严格限制,并禁止其继续进行核计划及核扩散,而在实际上承认朝鲜的“部分拥核”的地位,那么,东北亚地区既有的安全平衡将被打破,甚至可能出现核扩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北亚无核区的建设与安全合作将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地区安全形势与地缘战略格局将受到极大冲

击。

朝核问题长期化——这是目前朝核问题现状的延伸，存在最大的可能性。朝核问题已经成为有关各方尤其是朝美利益的角逐场，它们都希望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而产生许多不可调适的矛盾与冲突。作为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都曾经在做出承诺、履行承诺问题上出现过多次反复，导致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也多次反复，始终走不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怪圈。美朝作为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都想按己方意图压对方就范，不愿做出根本性的必要妥协让步，是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所在。如果双方继续这样僵持，迟迟不作必要的政治决断，朝核问题将长期拖下去。这是该问题存在的最大可能前景。朝核问题拖得越久，解决的难度就越大。

二、六方会谈面临新挑战

在后朝核阶段，六方会谈面临新的挑战，存在着被淡化和边缘化的危险。挑战主要来自朝美两个当事国，也与其他各方一些新的制约因素有关。

从朝鲜方面看。朝鲜一直认为朝核问题是美朝间的问题，一直要求与美国直接交涉，以有利于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彻底解决朝鲜的安全环境。朝鲜从心底里并不欢迎其他各方参与朝核问题，其所以参加六方会谈，一是由于中国的耐心斡旋，二是由于美国的有力施压，三是由于其实力地位不足以与周边大国对峙，因而是被迫的。一旦有合适时机，它就会回复到要求美朝双边会谈的既有立场。朝鲜进行核试验，迫使美国对于双边会谈的立场有所松动后，更热衷于开展朝美双边会谈，刻意冷落、淡化六方会谈。朝鲜所做出的让步都是在美朝双方会谈之时，而非六方会谈之场合，目的就在于挑战六方会谈的权威，纵使一时不能取消六方会谈，也要使其降落为美朝双边会谈的“附庸”。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曾是六方会谈的积极支持者和坚持者，甚至一度完全拒绝与朝鲜进行单独对话。后来在中国的积极劝说下，美国勉强同意在六方会谈的场合同朝鲜进行双边接触。在朝鲜进行核

试验后，特别是美国共和党在议员选举中失利后，布什政府由于在国会面临巨大压力和牵制，又深陷伊拉克战场难以脱身，鉴于六方会谈反反复复，进展不大，越来越显现任期末期效应，遂改变长期以来执行的“以拖待变”的谈判策略，采取主动态度，并部分放弃多边原则，重视与朝鲜进行双边对话，希望借此取得突破，显现外交成就。美国在2007年就先后与朝鲜举行了柏林会谈、北京会谈、纽约会谈、平壤会谈等多次直接会谈。目前美国虽然仍将美朝会谈限制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之下，但多次双边会谈已经出现由美朝会谈决定问题，由六方会谈予以确认的趋向，这正是朝鲜所追求的目标。2008年4月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和朝鲜副外相金桂冠在新加坡的双边会议中达成了“试探性协议”，内容至今未见公布。据“消息人士”透露，该协议主要内容是：美国同意朝鲜的申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向六方会谈主席国提供一份公开声明，内容仅仅说明其钚提取及存量等内容的清单；另一部分是向美国提供一份备忘录，解释美国怀疑的铀浓缩和核技术扩散问题，美国为之保密，仅向六方会谈其他国家口头简要传达其内容。作为交换，美国将取消对朝鲜的两项制裁，即将其从支恐国家名单和《敌国贸易法》适用国名单上除名。^[4]种种迹象表明，美朝间达成秘密协议的可能性很大。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美朝间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对六方会谈权威性的极大伤害。如果美国同意与朝鲜全面实行相互妥协政策，采取单独与朝鲜谈判的立场，六方会谈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韩国是六方会谈最积极的支持者，并极力主张提升六方会谈的级别，使之成为实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重要平台。但韩国面临着来自美朝两方面的压力。正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所说：“大韩民国想要生存，既要亲美，也要亲北”。^[5]朝鲜进行核试爆后，韩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面对朝鲜的压力，对改变朝鲜轻六方会谈、重朝美双边会谈的立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韩国又面临美国的压力。由于国家利益不同，韩美对于朝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的立场并不相同。美韩同盟使“韩国的主导权受到制约”，“就核心议题韩美间发生利害

不一致时,韩国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其立场。^[6] 韩国担忧美朝若恢复直接对话,韩国会被排挤至旁观者的地位,如同1994年美朝核框架协议签署,韩国没有发言权,却要承担付钱的义务,更担心美国在承认朝鲜有限“拥核”的情况下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这将关系韩国国民的“生死存亡”。^[7] 尽管如此,韩对美单独与朝谈判的立场难以施加有效影响。韩国李明博新总统就职后,他的对美、对朝政策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给六方会谈带来新的变数。他执行对朝强硬和亲美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倾向于将前总统卢武铉力争韩国“主导权”的路线改为全面追随美国的路线,将在六方会谈中的“中韩合作”为主的方针改为“美主韩辅”的方针,甚至有意加入美日导弹防御体系和拟议中的美日澳印亚太区域安保机制。这些已引起朝鲜的强力反弹,使南北关系出现倒退,也将对六方会谈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是主动要求参加六方会谈并希望发挥作用的,国家,但日本政府利用朝核问题扩展军备,在对朝制裁问题上实施比美国更僵硬严厉的政策,以及将日本人质问题与六方会谈挂钩的做法不利于六方会谈取得进展。朝鲜指责日本破坏六方会谈,不断要求将其赶出六方会谈。韩国政府也认为日本继续抓着绑架问题不放,“给六方会谈带来负面影响”。^[8] 朝鲜在核试爆后如不弃核而最终成为事实上的有核武国家,日本也可能做出拥核选择。如果这样,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六方会谈将难以为继。

俄罗斯是推动六方会谈成功举行的重要国家。朝鲜核试爆后,俄罗斯与中国联手,既严厉谴责朝鲜的核试爆行为,又坚持和平原则,反对动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军事制裁条款,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与进一步恶化。俄坚持主张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进而建立多极主导的东北亚安全新秩序。然而,由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约,朝鲜并非俄罗斯外交重点等原因,俄罗斯认为俄与朝核问题的关系不如其他国家密切,不愿承担较多的经济责任,难以在六方会谈中对于美、朝起到强有力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因俄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美与俄处于严重对立,给六方会谈蒙上一层阴影。

中国是六方会谈的主席国及其取得进展的关键

因素。由于面临着来自美朝双方的压力,加上美俄关系和韩国政策的变化,中国在推动六方会谈取得进展方面越来越困难。朝鲜进行核试爆后,中、朝对于朝鲜“弃核”和六方会谈功能定位存在严重分歧。朝鲜“拥核”目标不能为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所接受。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框架下的美朝双边对话,但不会赞成美朝撇开六方会谈而另开美朝单独会谈甚至是秘密会谈的做法。中国积极促成《9·19联合声明》、《2·13共同文件》、《10·3共同文件》的签署,但不会赞成美国承认朝鲜“有限拥核”。这些分歧无疑会影响六方会谈的顺利进行。

朝鲜进行核试爆后,六方会谈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参与各方如何给六方会谈正确定位,并在各种不同前景下赋予六方会谈不同的新功能,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新的课题。

三、东北亚安全合作新课题

在后朝核阶段,无论朝核问题出现何种前景,以六方会谈为契机的东北亚安全合作都是必需的,将出现如下趋势和内涵。

(一) 朝鲜半岛无核化仍为各方努力的基本目标

尽管朝核问题存在着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拥核现实化和朝核问题长期化三种可能前景,而且后两种前景的可能性明显大于第一种。但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世界潮流和有关各方根本利益,将始终是各方致力于促成的基本目标。实现第一种前景,防止第二种前景,避免第三种前景是各方惟一明智的共同选择。

朝核问题如何解决主要取决于朝鲜和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就朝鲜而言,“弃核”是它同美、日、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实现发展经济目标的前提条件,也是它确保自身安全的根本途径;如不弃核而执意走拥核武之路,则不但危害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将给它自己带来极其严重的不测后果。有鉴于此,朝鲜现在虽

然再次显示强硬姿态,但仍留有一定余地。在美国将其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后,它迅速作出积极反应,恢复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作业。这说明它没有放弃谋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基本目标。

对美国而言,促使朝鲜弃核仍是其主要目标。默认或公开允许朝鲜部分“拥核”只是美国朝野部分人士的个人观点,而不是政府的正式主张,更不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分拥核就是实际拥核,一旦让其部分拥核就离它完全拥核为期不远了。美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做出过某些让步,但并没有让步到允许朝鲜拥有“部分”核武即实际拥核的地位。因为如果美国放弃现有的“无核”底线,默认或公开允许朝鲜部分拥有核武,对于核不扩散机制和东北亚安全秩序必将带来致命冲击,将从根本上损害和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亚太战略利益。这是它所承受不起的。致力于促成朝鲜弃核和实现半岛无核化仍然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和既定目标。

对中、韩、俄、日而言,朝鲜弃核、半岛无核化关乎其切身战略利益,它们始终是六方会谈中的积极和活跃因素,正是由于它们尤其是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大力促进,才不断制约并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美朝双方的消极因素及其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推动六方会谈取得阶段性进展,使半岛无核化目标不致半途而废。

(二) 六方会谈具有不可取代性

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有效方式,六方会谈的效用已经得到证实,是平衡东北亚各方利益,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途径。后朝核阶段,六方会谈的重要性不减反增,但新的形势给予六方会议以新的功能定位。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可能前景下,六方会谈不仅是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推动力量,也将成为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重要平台。目前以安全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六方会谈将在一定的条件下注入许多新的内容,逐渐成为引领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新机制,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那样开放型和有常设机构的组织。一旦出现这一前

景,这个组织应让所有的东北亚国家以及在东北亚有重要利益的国际组织参加,并设立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定期举行元首会晤、政府首脑会谈、部长级会谈和关于安全、经济合作等广泛领域的专题会谈等,以推动东北亚合作全面深入发展。

在朝鲜拥核现实化的可能前景下,六方会谈不但在功能上不能削弱,还应赋予更多的新内涵,使其转化成为一种对朝鲜部分“拥核”的危机管理机制,即根据核不扩散机制,禁止和管制朝鲜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和核技术的扩散,避免事端的进一步恶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六方会谈也不应放弃最终促成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应通过会谈和各方坚持切实与有效努力,劝说和促使朝鲜弃核,重返半岛无核化的正确轨道。

在朝核问题长期化的可能前景下,六方会谈将延续现行的内涵,进一步发挥其有效的调节和平衡功能。同时,各方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与可能,在六方会谈现有的功能框架下添加更多的功能模块,早日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未来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打好基础。

无论出现何种前景,六方会谈都具有不可取代性,都将成为建设东北亚和平机制的重要基石和平台。

(三) 美国的同盟体系与东北亚 多边合作体系的兼容

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板块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安全合作体系主张: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以美日、美韩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主张在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包括非同盟国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一是中国倡导、俄罗斯赞同的东北亚多边合作体系主张,即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是平等的伙伴,不赞成针对第三方的同盟体系,但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容忍该同盟体系的存在。六方会谈正是这两种基点不同的东北亚安全合作体系主张妥协的产物,反映了东北亚的地缘现实和东北亚各种力量间的均衡。

在后朝核阶段,朝核问题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美国在东北亚的双边同盟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也会

引起两大体系主张者之间关系的重新整合。无论朝核问题出现何种前景,两大合作体系主张的共存和兼容仍然是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形态。

如果朝鲜半岛能够逐步地实现无核化目标,两大体系主张的区别将呈现缩小的趋势,尤其是针对第三方的同盟体系将逐步淡化。朝鲜方面一直坚持朝鲜“弃核”和半岛无核化的前提是美韩同盟不再敌视朝鲜。因此朝鲜半岛“无核化”必将引起美韩同盟的变化。而美韩同盟的变化也会撬动美日同盟的根基,导致美日同盟的变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各方之间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局面的出现。

如果出现朝鲜拥核现实化,将会牵动美国东亚战略的神经。美国为安抚处在朝鲜核阴云威胁之下的韩国和日本,并阻止它们进行核试验,将会加重对于两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护卫,进一步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太平洋同盟防卫体系等。这些举动反过来又会刺激朝鲜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和使两大体系主张者之间矛盾与分歧增大。这不利于地区安全合作形势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朝核问题呈现长期化的态势,两大东北亚安全体系共存兼容的局面将会以目前的基本格局延续。在两种体系主张的折冲整合之中的东北亚安全合作继续呈现进退退、有进有退的发展趋势,东北亚安全合作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四) 朝鲜核问题解决进程与 东北亚安全合作并行

美、日等均以朝鲜“弃核”作为发展对朝关系和对朝援助的前提,韩国曾经与美、日有所不同,主张朝鲜“弃核”与南北合作交流同时推进。两次南北元首会晤,全面改变了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使南北关系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韩国新总统就职后,政策基调发生变化,强调向美国靠拢和实行对朝强硬政策,形成美、日、韩一致以朝鲜“弃核”为前提处理对朝关系的局面。这使半岛南北关系出现大面积倒退,朝核问题也变得复杂难解。

朝鲜弃核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按照六方会谈通过的“行动对行动”原

则,逐步稳妥地推进,不能采取像一般做生意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一次性解决。也就是说,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也是各方对朝提供必须的援助和补偿、有关国家改善和发展与朝鲜关系、加强与朝安全及经济合作的过程。不能把朝鲜完全弃核作为对朝提供援助与合作和解决与朝关系问题的先决条件。具体到朝美关系,不能要求朝鲜完成弃核过程美国才将其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和终止对其适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以及与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实践证明,朝核问题的解决须与对朝提供补偿和发展与朝关系及推进东北亚安全合作齐头并进,才能将朝核问题引入良性解决的轨道。如果美、日、韩坚持其“前提”条件说,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现在朝核问题正处在关键当口。进一步,则前景豁然开朗,实现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化目标可期;退一步,则朝弃核难度倍增,东北亚安全合作将面临不测前景。是进是退主要取决于朝、美双方的政治决策。国际社会希望朝美双方理智、理性占上风,做出导致双赢和各方共赢的正确选择。

注 释:

[1] 新华社平壤2008年9月19日电。

[2]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施瓦布在接受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时公开表示:“现在与拥有几枚核武器的朝鲜建交,要比以后2—3年里一直拖延会谈,让朝鲜多制造出4—5枚核武器好得多”,他认为美国应该以朝鲜不再生产核武器为条件,尽快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这有利于“大局”。参见《美国有人主张即使朝鲜拥核,也会与其建交》,韩国朝鲜日报网2007年4月6日。

[3] 金正日:《我们是有核国家,不要谈琐碎问题》,韩国《朝鲜日报》2006年11月6日。

[4] 张楚瑰:《中报 炸塔:朝核问题新一轮博弈》,《世界知识》2008年第14期。

[5] 《卢武铉:韩国若想生存,既要亲美也要亲北》,韩国《朝鲜日报》2007年3月27日。

[6] 《韩国可能无法继续半岛无核化过程中的主导权》,韩国联合国(中文)2007年4月7日。

[7] 韩国《东亚日报》撰文指出:如果美国承认朝鲜有限“拥核”,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受到北韓的导弹攻击,或者北韓不向恐怖组织转移核物质,美国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对韩国来说,则会使韩国“头上顶着核阴云过日子”,“这是关系国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参见《美国的“北核警戒线”有所退步?》,《东亚日报》2007年3月9日。

[8] 《韩统一部长官:日本抓住绑架问题不利于六方会谈》,韩国《朝鲜日报》2007年4月7日。